

## 家乡的大头菜

◎侯国平(河南平顶山)

老家正阳无山有水,两条大河绕县而过,一条是汝河,一条是淮河。由于汝淮之水的浇灌,正阳大地成了种植的乐园。种什么长什么,长什么都能长得好。种大豆就成了省里的大豆高产县,种花生就成了花生大县,种西瓜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西瓜大县,谁叫这一方水土这么好呢?

说起老家的物产,林林总总,不胜枚举。然而常常萦绕在心的,却是那酱红色的大头菜。啥叫大头菜?就是盐渍的芥菜,有囫囵的也有半块的。那年头,老百姓的菜篮子还不丰富,大头菜就成了饭桌上的佐餐小菜。早上,把大头菜切细了,拌上香油,下饭最爽。正阳大头菜盐渍方式独特,呈酱红色,有一种酱香味,堪比牛肉干。记得小时候书包里常塞一块大头菜,课间休息时,拿出来嚼几口,成了儿时最难忘的美味。

儿时的习惯最美好,是会伴随一生的。享用家乡的大头菜,是我的爱好,无论是在物资困难的年代,还是在吃啥有啥的改革年代,早餐我都习惯吃一点大头菜。这些年,去过不少地方,尝试了不少各具风味的地方小菜,还是觉得家乡的大头菜最可口。几十年来,我和大头菜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

直到有一年体检时,突然发现自己血压有点高,150/90mmHg。医生问,你吸烟吗?

我答,不吸。喝酒吗?也喝。熬夜吗?老早就睡了。医生又问,喜欢吃咸菜吗?我忙答喜欢吃大头菜。医生问,啥叫大头菜?我便把家乡的大头菜眉飞色舞地介绍一番。医生听了不住地吧嗒嘴,正色告诉我:不吸烟,少喝酒,不熬夜,少吃大头菜,才能把血压降下来。

医生说得没错,要想把血压降下来,不吸烟、不喝酒好办,早点休息也不难,少吃大头菜却不太好办到,几天不吃心里就痒痒。几十年的习惯,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掉的。每当端起饭碗,纵然有鱼有肉,也总想吃口大头菜爽一下口。妻子在身边说,少吃点那东西吧。儿子也总是说,别再吃大头菜了,吃点青菜吧。但青菜怎能和大头菜相比呢?就在我为了吃不吃大头菜摇摆不定时,偶然读到了一则故事,让我深受启发。

美国石油大亨保罗·盖蒂,没有发迹前,曾是个大烟鬼,一天要抽两三盒。有一天,他开车路过法国,天降大雨,行路困难,他决定就在小镇的一家旅店过夜。吃过晚饭,旅途劳顿的盖蒂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凌晨两点,盖蒂醒了,他想抽一支烟,拉开电灯,顺手抓住睡前放在桌子上的烟盒,不料烟盒是空的。他下床开始寻找,先是搜寻衣服口袋,又去翻拣行李袋,竟毫无所获,他急得一身是汗。

这时候,旅店的餐厅酒吧早已关门,他唯一能得到香烟的办法,就是到几条街外的火车站去买。因为他的汽车停在和旅店有段距离的车库内,只能步行。越是找不到烟,想抽烟的欲望越强烈。盖蒂脱下睡衣,穿上出门的外套,在伸手去拿雨衣的时候,突然愣了一下。他问自己,你要去干什么,外面下着大雨呢!

盖蒂站在那儿寻思,一个走南闯北的社会精英,一个到处投资的企业家,竟然要在三更半夜冒着大雨,越过几条街,仅仅为了买一盒烟。这种习惯的力量为什么会如此强大?

沉思过后,盖蒂下定了决心。他把那个空烟盒揉成一团,扔进了纸篓里,脱下衣服重新躺到了床上,带着一种解脱,甚至是一种胜利的感觉,甜甜地进入了梦乡。从此以后,盖蒂再也没有吸过香烟,而他的事业却如日中天,越来越红火。

习惯能支配人的行动,一个强大的人才习惯是强大习惯的主人,习惯是人日积月累的行为,人一旦下决心当一个习惯的主人,一切都会改变。

亲爱的大头菜,我也要改变一回,但你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一道菜。

## 老夫老妻

◎张东初(湖北天门)

吴大妈和李大叔从文艺部门退休后,每天摩擦多了,吵架成了家常便饭。

李大叔爱清静,喜欢读书看报。吴大妈爱唱歌跳舞,经常在家跟着音响练习。

这天,吴大妈在客厅里伴着《情深几许》的音乐跳舞。

“吵死人,你就不能小声点?”李大叔皱着眉头嚷道。

吴大妈正跳得起劲,对李大叔的劝告充耳不闻。

李大叔气冲冲地跑过去关掉音响,朝吴大妈一顿狂吼:“都多大年纪了,还情啊爱的,又唱又跳,不晓得害臊!”

“我在自己家里唱唱跳跳,害啥臊?”吴大妈质问道。

“家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家,你天天这么吵,还让人活不活?”

“都像你这么整天不出声不出气,才把人闷死!”吴大妈横眉竖眼,“这个家没法待了,我走!”

“你爱咋地就咋地,你走了,我落得清静!”李大叔毫不示弱。

吴大妈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,把门一摔就走了。李大叔也不在意。反正她每次吵架了都是去女儿家,过个三五天,李大叔打个电话,她就借坡下驴回家了。

可这次,都过去半个月了。李大叔打了几个道歉电话,又上门去接,吴大妈就是不回家。

女儿女婿结婚才两年,还没生小孩,房子又小,丈母娘长期白吃白住,成何体统!

李大叔冥思苦想,给女儿打电话:“有句话你告诉你妈,她应该会主动回家的……”

于是,女儿对吴大妈说:“爸为了今后与您和谐相处,特意加入了老年人交谊舞队。”

“这可不行,我得马上回家。”吴大妈果然神色慌张地说,“你爸瘦瘦高高,天生的舞架子,他要是天天去跳交谊舞,我们家迟早得散……”

## 后院的香椿树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每当东风送暖、嫩枝吐绿,我就会想起老宅后院的那株香椿树。

我们那小院儿,前面是条逼仄的过道,仅供一人推着自行车通过,拐进去,是个天井院,俯瞰,像一根藤牵着一个瓜似的。里面住着五户人家,贴着杨伯的房子,一条甬道连着后院。后院不大,一口井,一个厕所,一株香椿树。

香椿树是淘粪人送的。“庄稼一朵花,全靠粪当家。”那时都是旱厕,粪也不是谁都能淘的,我们小院的,归王老伯。他一脸皱纹,脖子后面斜插着旱烟袋,拴在杆上的烟荷包,悠悠地晃。白菜、萝卜下来时,他总要带一些,让小院人尝尝鲜。那年,他带来一株树,说往后年年都能尝鲜了。

树能吃,小孩们就添乱,巴望着它长大。有摇辘轳的,有爬井沿的,井里映着一圈的光脑袋。惊得立在窗口的杨伯大喝:“滚开!”孩子们如受惊的鸟,四散逃去。杨伯赶出来,挂上桶,两手箍着辘轳,任其在手中呼噜噜地转到底,一手抓住辘轳把,一手抓住井绳往外一抖,往里一带,木桶就斜栽在水里。杨伯把桶摇上来,往地上一蹴说:“浇吧。谁再乱掀井盖,打烂他的手。”说着盖上井盖,又压上块大石头。

采香椿,吃香椿,是小院最热闹的时候。有人上树,有人用钩子,有人仰着脖子指挥:这儿,那儿……那两天,小院弥漫着香椿的味儿。东家炒鸡蛋,西家拌豆腐,还有和豆腐一起蒸包子的,你尝尝我的,我尝尝他的,花样繁多。这时,丈夫要喝酒,妻子是不管的;媳妇们回娘家,也捎上几把;小孩子们拿了香椿,能去换小人

书看;老奶奶忙着洗坛子腌菜。香椿树是我们小院的家人,过年都要给它贴上大红的“根深叶茂”和“福”字。

夏天,香椿树用如盖的巨伞,遮出一片阴凉,人们在下面喝茶、聊天、下棋,再吱吱呀呀从井底摇出两个大西瓜,别提多惬意了。晚上,凉风习习,树叶沙沙,几张凉席,满天星斗,小孩子们睡在树下,那就是一幅立体的消暑夜景图。

树,越来越大,人,越来越老。大风一来,树枝就变成了大扫帚,把杨伯房上的瓦,扫得哗啦啦响。昔日爬井沿的小子们,就上树修枝。杨伯站在树下,担心地喊:“小心,小心——”没待说完,就被七手八脚地扶了回去:“这里没您的事。”

香椿的香味,不仅香,而且冲。有人作诗云:“东风又度满城芳,一树椿芽独蕴香。不与天桃争悦目,但能邀客用心尝。”没错,一年一度,又是用心尝的时候了。

白云苍狗,岁月悠悠。转眼,几十年过去了。眼下吃香椿,你是要吃生的,还是要熟的;你是要本地的,还是要外地的,手机一点,就有人送来。可再怎么吃,也吃不出当年那个味道了。那段小院的生活,在我的脑子里成了一幅民俗长卷:你看那斜插着烟袋的王老伯,惊得脸色煞白,怒吼着“滚开”的杨伯,在风中修树枝的同伴;场景,就是那小院,那树,那井,那采香椿、吃香椿的场面,那树下消暑的夜晚。年代久远,却弥久如新,越发地清晰生动起来。

